

林超民 主编

中国民族史研究丛书



白族研究 一百年

赵启燕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族研究一百年/赵启燕著, 一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0

(中国民族史研究丛书/林超民主编)

ISBN 978 - 7 - 5482 - 0175 - 5

I. ①白… II ①赵… III ①白族—民族历史—研究—中国 IV ①K28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25669 号

白族研究一百年

赵启燕 著

策划编辑: 蔡红华

责任编辑: 宋 武

装帧设计: 刘 雨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259 千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82 - 0175 - 5

定 价: 36.00 元

地 址: 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编: 650091)

发行电话: 0871 - 5033244 5031071

网 址: www.ynup.com

E - mail: market@ynup.com

总 序

当今图书市场一片繁荣兴旺，好书层出不穷，不断有各种丛书推出，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相比之下，历史研究的书籍市场有些冷清，民族史研究的学术著作就更加惨淡。

就在如此不算景气的环境中，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民族史研究者在追名逐利的狂潮前、在走场作秀的喧闹中、在吹嘘鼓噪的轰动下，沉住气、静下心、安住神，孜孜矻矻、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做学问，不求闻达、不事张扬、不图名利，苦守寒窗，为人民保存记忆，为民族书写历史。

中国民族史专业具有自身独特的学术传统、知识体系、理论构架和研究方法，需要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民俗学诸多学科的知识。要取得成绩非要长期冷静、刻苦、踏实、认真的潜心研究不可。如若神不守舍、心动意摇，就会跑调走板，贻笑大方。

在不少人汲汲于功名、切切于利益、念念于职位的当今，我们有些另类。我们首先注重的是学者的社会良知与独立人格，是历史责任与独立思考，是民族自尊与独立精神。学问之事可大可小，良知、责任、自尊则不可或缺。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因循守旧、不拾人牙慧、不包装吹嘘，绝不参与忽悠“卖拐”的闹剧。

我们甘居边缘，乐于淡泊，自守宁静，默默地做自己感兴趣的学问，与二三同好商量旧学、切磋疑义、增益新知。学问的创新本不是一件易事，也不是大多数人轻而易举、唾手可得的馅饼；需要独上高楼，不怕衣带渐宽，耐得孤独寂寞，一往无前地上下求索；一旦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即刻就会变成嘻嘻哈哈、唧唧喳喳的俗事。

云南大学的中国民族史专业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学科。经方

国瑜、江应樑、尤中、木芹等前辈的开拓、建设、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形成学术传统优秀、学术成果一流、学术人才杰出、学术积淀深厚、学术梯队良好的五大优势，在国内外处于先进地位。

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专业的同仁们继承方国瑜等老一辈的优良传统，发扬实事求是的学术风气，不急于出世成名，静心致力于传世精品的锻造，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在全国先进的地位，也许不是我们有多大的能耐与多高的水准，只是我们在别人投机取巧、图方便、走捷径、搞“快餐”的时候，坚持方国瑜老师提出的“不淹没前人，要胜过前人”的十字箴言，不苟且、不随意、不草率、不媚俗，沿着实事求是的学术路径一步一个脚印地踏实前行。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方国瑜教授在云南大学创建西南文化研究室，出版西南研究丛书十一种。这是在民不聊生、兵荒马乱的年代，一群志同道合的学者，在心中安放宁静的书桌，营造追求真理的氛围而作出的杰出成就。经过历史的检验，这套丛书堪称西南研究的典范。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们编辑出版《新松集》、《新浪集》、《新风集》、《新翼集》，收录从1988年以来的博士论文一篇、外国留学生硕士论文四篇、硕士论文三十九篇。2001年至2004年编辑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博士文丛，出版博士论文五种。还有几本博士论文获得云南省社会科学出版基金等资助，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些论著受到了学术界和社会的好评，有五项获得云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

经过不懈的努力，我们又积累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我们不敢说这些成果都是优秀的，但我们自信这些成果都是独立思考、独辟蹊径的一家之言。我们从中选取十本，作为“中国民族史研究丛书”公开出版，希望得到学术界与社会的批评与教正。对于我们来说，批评比赞扬更重要、更宝贵，也更值得珍惜。

林超民

2009年8月于补拙斋

序

白族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哀牢建立的蒙舍诏在唐朝的支持下，于开元年间统一洱海地区，又于天宝年间在吐蕃的支持下打败唐朝大军，建立包有今天整个云南、四川南部、贵州西部、越南、泰国、缅甸南部的南诏（即南国、云南国）。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南诏弃蕃归唐，与唐朝在点苍山结盟，成为唐朝剑南道统辖的“云南安抚司”。洱海人（西洱河蛮）、昆明人、云南人、哀牢人、樊人、汉姓等在南诏政权下，在共同的洱海区域、操共同的语言、形成共同的经济、发展共同的文化，逐渐融合为白族。唐僖宗乾符四年（公元877年），南诏首领法（隆瞬）立，自号“大封人”。“封”就是“白”，“大封（白）人”的称谓，标志着洱海诸蛮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相互依存、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形成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白族。

《新唐书·南诏传》认为：“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认为南诏是导致唐朝灭亡的重要原因。此说虽不甚准确，但说明了南诏在唐朝历史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继南诏而起的大理国，在相对安定、平稳的环境中，将云南社会经济推向一个新的阶段。白族是大理国的统治民族，大理国的八府、四郡、四镇的首领都是白族的贵族担任。云南出现了“白族化”的趋向。

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蒙古大军征服了大理国，在大理白族的支持、帮助下，统一云南，进而将南宋王朝灭亡。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元朝建立云南行省。在洱海地区设置大理总管府，由大理国段氏担任总管，保留大理国段氏的权力、地位。大理总管府就是云南行省下的一个白族自治地区。白族在元代社会经济发展中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明代，大理段氏维持总管地位、保存自治体制的要求，被朱元璋拒绝，明朝大军的铁拳将大理段氏维持自治的梦想彻底粉碎。随着大量中原移民的迁入，并逐步“土著化”，白族彻底丧失了云南主体民族的地位。随着云南居民人口由“夷多汉少”变为“汉多夷少”，白族成为云南的少数民族之一。白族在汉人（军家）、其他土著族类（土家）之间，以“民家”的称谓维系着数百年来形成的共同体。民家很快认同、接受、推广中原的华夏文化。民家杰出的学者李元阳等提出“华夷无间，天下一家”的理念，成为云南各民族共同发展的主旋律。

白族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白族在中国历史上书写了光彩夺目、威武雄壮、华丽缤纷、震古烁今的篇章。

由于白族在中国历史上曾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云南历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所以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研究中国民族史、中国边疆史、唐宋历史、东南亚古代史、云南史的学者大都对白族作过研究。白族研究已经有百年以上的历史，逐渐形成一个专门的学科：白族研究。

与白族研究的广泛、深入和丰硕的成果相比，白族研究的学术史的论著却十分欠缺，除了几篇简单的综述性的文章外，尚未见白族研究的学术史论著问世，与白族研究的成果相比，大不相称，令人深感缺憾。

现在，赵启燕博士花近十年功夫写成的《白族研究一百年》即将付梓问世，不仅弥补了白族研究学术史上久缺的空白，也在中国学术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领域：白族研究学术史。

学术史对于推动学术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学术史的研究，能够认清我们所处的学术背景，使我们认清我们的前辈在学术上做过何种研究、取得何种成就，有哪些成功的范例，有哪些不足、缺陷、失误，以便我们对学术有一个系统、深入、清醒的估计；有助于探索学术研究的特点和规律，正视和反思学术发展存在的问题与障碍；为推进学术发展寻求新的起点、新的思路、新的方法、新的观念、新的资源，从而做出新成就；使学术发展能够承前启后、薪火相传，做到方国瑜教授所说的：“不淹没前人，要胜过前人”，创造出更加辉煌的学术硕果。

关于中国学术史研究的源起，一般都远溯至先秦诸子——《庄子·天下

篇》、《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等，也有学者视《礼记》的《学记》、《儒行》、《檀弓》等为学术史的嚆矢，但前者更具学术史论的内涵与特点。正是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促成了当时学术繁荣时代的到来与学术批评意识的自觉。其中，《庄子·天下篇》发其端，《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等踵其后，一同揭开了中国学术史研究的序幕。

先秦以降，中国学术史研究的论著日趋丰富，体式日趋多样。以《庄子·天下篇》为发端的序跋体，以《史记·儒林列传》为发端的传记体，以刘向《七略》为发端的目录体，以及以程颐《河南程氏遗书》、朱熹《朱子语类》等为发端的笔记体等学术史之作相继产生。至朱熹《伊洛渊源录》，又创为道录体（又称“渊源录体”），率先熔铸为学术史研究专著体制，并以此推动着中国学术史研究走向成熟。再至黄宗羲《宋元学案》，另创学案体，代表了传统学术史研究的最高成就。清末民初，由梁启超、刘师培等引入西学理念与著述体例，章节体成为学术史研究著作的主流，标志着中国学术史及其研究的现代化。民国期间刘汝霖所著《汉晋学术编年》、《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等学术编年之作，也是学术史研究的重要类型。无论学术史编纂的体例有何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启燕博士的《白族研究一百年》紧紧把握住“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个原则，运用章节体，以白族的考古学研究、白族的起源和形成问题研究、南诏大理国史研究、白族的语言学研究、人类学视野下的白族文化研究、白族的历史文化研究六个专题，编为六章分别论述一百年来白族研究的学术史。

在绪论中，对白族研究的学术史按照时间顺序作了梳理，并将白族研究分为：从19世纪中期西方学者研究南诏大理历史为白族研究的起始阶段；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中国学者的研究和表达为主，对西方的研究提出质疑、纠谬的批判阶段；20世纪50年代，白族研究活跃、拓展、丰富的建设阶段；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的科学化与学科化阶段。白族研究不仅日益科学化，而且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篇绪论就具有“学术编年”的特征。使白族研究的学术史的论述具有时间感和历史感，不至于因章节分割而失去年代的把握。

本书的附录是“白族研究学者简介”分“国内学者”、“白族学者”、“外

国学者”三个单元。白族学者基本上居住在国内，所以也是“国内学者”，不过将其列为一个单独的单元，无疑是突出“白族学者研究白族”的特点。这个简介，就是白族研究者的小传，可称之为“传记体”。这就将发端于《史记·儒林列传》的传记体运用于白族学术史，弥补了章节体对研究者介绍的不足。

本书的“参考文献”，实际上是白族研究的学术史的“目录体”。由于篇幅的限制，这个目录尚嫌简略，如果稍加完备，则就可以用“目录体”来展示白族研究的学术成就，作为章节体的一个重要补充。

作为第一部全面、系统、深入论述白族研究的学术史，启燕博士在体例上确实是颇具匠心，做了认真的思索和精心的布局，实在难能可贵。

启燕博士将白族研究的一百年学术史，分为专题加以论述，具有明显的“专题性”。将白族研究的重大专题分门别类梳理，钩玄提要加以论述，既涵盖了白族研究的基本问题，又指出其间的先后、同异、分歧、进展。在每一个专题的论述中，特别注意“时间性”。将白族研究的重大问题的起始、缘由、发展、深入按时间加以演绎，具有鲜明的“历史感”。在每一个专题的论述和全书的编纂上注意了“贯通性”。将一百年来白族研究的主要问题集中在白族的起源与形成问题上。因为，“白族的起源与形成问题一直是白族研究的核心课题和研究白族历史与文化的关键”。这就使白族研究的学术史有一个中心，一以贯之，将这一关键问题贯通所有的专题。

白族研究一百年的学术史，就是白族研究的“当代史”。研究的专题具有当代性，所有的研究者也具有当代性。虽然开创白族研究的老一辈学者如方国瑜、马曜、包鹭宾、马长寿、石钟健、李霖灿、向达等已先后作古，但是他们都是20世纪的当代学者。研究当代史有不少的困难和忌讳。启燕博士在论述时，尽量做到客观、求实、允当；基本上不加褒贬、不下断语，而是坚持实事求是、保存资料、述而不论的原则，破除了某些学术史的“正统意识”和“门户之见”，保持了学术史的多元性、丰富性、公正性与创新性。

启燕博士编纂白族研究的学术史也不是毫无主见地录而不作、述而不论。在叙述白族研究一百年的历史中，启燕博士有明确的宗旨。这就是：通过对白族研究的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对百余年来的白族研究的学术史进行系统

的梳理和研究，厘清白族研究的发展历程，弘扬白族历史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促进白族文化的发展，促进白族精神文明建设，推动民族融合、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凡例》拎出“宗旨”二字作为学术史研究的核心与灵魂：大凡学有宗旨，既是作者的得力处，亦是学者的入门处。“宗旨”犹如学问之纲，亦是学术与学术史研究之纲，纲举才能目张，所以“宗旨”对于学术史研究而言的确是关键所在，具有核心与灵魂的意义与作用。

启燕博士紧扣“宗旨”，论述了白族研究的历史发展脉络，对白族研究的社会背景、思想意识、政治环境等做了探究和诠释，透过现象深入到学术发展过程的内部探索其发展变化的因果关系，对于推进白族研究的发展和学科建设无疑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白族研究的学术史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可以使我们知道一百年来，白族研究做过哪些工作，有哪些成就，有哪些不足，有哪些失误，有何经验，有何教训，既可以避免研究中的重复，又可以为研究者提供新的思路；既可以借鉴成功经验，又可以防止重蹈覆辙；既可以为创新者提供起步的台阶，又可以让剽窃者在“照妖镜”前有所畏惧；从而推动白族研究的发展，促进白族研究的学科建设。

要做好这项基础工作，必须坚持不懈地做好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认真学习研究白族的诸位学者众多的成果，并对这些成果做科学的分析、深入的探究、认真的提炼、准确的把握。只有这样，才能在学术史研究上做出成绩。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静下心，沉住气，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坚持不懈、一往无前、孜孜不倦地工作。经过近十年的艰苦努力、勤奋钻研，启燕博士终于完成了这项具有开创意义的奠基工程。这部白族研究一百年的学术史，并非完美无瑕，或许这部书有不足、疏漏、甚至缺失之处，或许这部书的观点尚有可以商榷的余地，但是启燕博士独立思考、严谨治学、认真考究、精心写作的精神值得肯定和赞扬。

林超民

2011年5月4日

目 录

总序	林超民(1)
序	林超民(1)
绪论	(1)
第一章 洱海区域的考古	(7)
第一节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洱海区域的考古	(7)
第二节 剑川海门口考古发掘	(10)
第三节 洱海区域的其他主要考古研究	(12)
第二章 白族起源和形成问题研究	(20)
第一节 早期对白族起源和形成问题的论争(1876 年~1948 年)	(20)
第二节 探索与争鸣:马列主义民族理论指导下的白族起源与 形成问题研究的发展时期(1949 年~1978 年)	(35)
第三节 白族起源与形成问题研究的新时期(1978 年至今)	(66)
第四节 白族起源与形成问题的新探索	(96)
第三章 南诏大理国史研究	(110)
第一节 南诏王室的族属问题研究	(110)
第二节 南诏、大理国史研究	(112)
第三节 南诏部族社会及其社会性质研究	(119)

第四节	南诏、大理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研究	(123)
第五节	南诏、大理国的军事和经济	(130)
第六节	南诏、大理文化研究	(133)
第七节	南诏、大理史史料研究	(136)
第四章	白族语言学研究	(144)
第一节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白族语言学研究	(144)
第二节	20 世纪 50 年代后白族语言学的研究	(148)
第三节	白语研究的新发展	(152)
第五章	人类学视野下的白族历史文化	(159)
第一节	20 世纪前半期对白族历史文化的人类学研究	(159)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后的白族人类学研究	(167)
第三节	新时期人类学者对白族历史文化的研究	(170)
第六章	白族的历史文化研究	(182)
第一节	早期对白族历史文化的研究	(182)
第二节	白族历史文化研究的新发展	(186)
第三节	白族历史人物研究	(212)
结 语		(218)
主要参考文献		(224)
附 录		(226)
后 记		(235)

绪 论

白族是中国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境内，并以洱海地区为中心分布于滇西北地区，在滇东、滇南地区亦有部分白族人口和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杂居。此外，在湖南省桑植县、四川省西昌地区、贵州毕节和威宁等地均有白族分布。白族是云南省人口在100 万以上的五个少数民族之一，总人口数仅次于云南省的彝族。按照目前学术界大多数人比较认同的意见，白族是以洱海地区为中心，在南诏大理国时期，以洱海地区土著居民古代“洱海人”（或称“洱滨人”）和“昆明”为主体，不断融合迁入的僰人、哀牢和因战争、贬谪、流放、迁移等各种原因进入云南的汉族人口逐渐形成的。在白族形成及发展过程中受汉文化影响较深，因此在白族文化中有大量的汉文化因子。唐代中期，随着南诏政权的强盛，以唐僖宗乾符四年（公元877年），南诏首领法（隆瞬）立，自号“大封人”^①，标志着洱海诸蛮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冲突与融合，形成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民族——白族。

唐代以降，白族在云南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洱海地区一度成为云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白族文化成为云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云南的历史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宋时期，在祖国西南边疆出现的南诏、大理国两个强大的地方民族政权积极学习、吸收汉文化，在与中原内地的交往和交流中，不断推动云南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南诏、大理国史成为白族历史、云南地方史的重要环节。同时，也是唐宋历史、中国民族发展史，以及东南亚历史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

^① 《新唐书》卷222《南蛮传》。

因而，有学者提出，“毫无疑问，我们不赞同将唐代以来的云南史讲成白族史，但可以肯定地说，缺少了白族史，云南史将变得支离破碎，残缺不全；而离开白族文化来讨论云南民族文化，则会陷入一种阉割古人之虞的尴尬境地。”^①足见白族以及白族历史在云南地方史上的重要地位。

正是由于白族在云南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白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历来是云南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民族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从19世纪中后期西方学者“研究”南诏、大理历史开始，现代意义上的白族研究开始兴起。这一时期，以英国学者拉古伯里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提出“南诏泰族王国”说，主张南诏是泰族建立的国家，并以此为理论指导来研究南诏史和大理国史。这时的研究以西方的视角和表述为主导。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开始关注白族研究。他们对白族历史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和研究，开展田野研究，留下了许多重要的民族志材料。我国学者围绕南诏王室的族属问题，驳斥西方学者提出的“南诏泰族王国”说，研究白族的形成，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意见。这时的研究以中国学者的研究和表达为主，对西方的研究提出质疑、纠谬。白族研究进入科学研究的新时期。

20世纪50年代，随着民族识别、社会历史调查、民主改革、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白族研究活跃起来，进入了以社会进化论和阶级斗争为纲的研究时期。民族识别工作和对大理白族自治州各县及怒江等地白族的社会历史调查，留下了一大批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为白族历史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这一时期，学术界掀起研究白族起源与形成问题的热潮。向达、刘尧汉、王叔武、方国瑜、杨堃、马长寿等老一辈专家学者纷纷在论著中对白族的起源和形成问题进行研究，发表观点。云南学者以《云南日报》为论坛，对白族起源和形成问题进行争鸣和商榷，出版了《云南白族起源和形成论文集》一书，形成了关于白族起源与形成的本土说、外来说和多元融合说几大观点，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随着洱海周围考古发掘成果

^① 杨文辉：《白语与白族历史文化研究·导言》，第1页，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的不断涌现,以及白族语言学研究的发展和进步,白族历史文化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内容也不断丰富起来。

白族研究真正成为一门学科,应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一时期,随着苍洱考古和泰国考古发掘的新进展和大批考古成果的出现,“南诏泰族王国”说被中国学者彻底否定。西方新一代“汉学家”和东南亚史学者,包括泰国一些实事求是的学者均对这一理论提出质疑、批判和否定。“南诏泰族王国”说宣告“破产”。白族的起源和形成问题也出现了新的研究热潮,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和创新。这时的中国学者逐渐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正常开展,新资料的发现、新理论的吸纳、新方法的运用、新学者的加入,将白族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白族研究由历史、语言、宗教诸方面的研究扩展到白族文化的各个层面,进而提高到理论上的深入探讨。

从19世纪中期到今天,我们看到白族研究的历程有一百余年的历史。在这近百余年的白族研究历程中,众多的学者对白族的历史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推动了白族研究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促进了白族学科体系建设的不断完善和创新。在百余年的研究历程中,白族的起源与形成问题一直是白族研究的核心课题和研究白族历史与文化的关键。一百多年来论见歧出,争论纷纭,至今不休。同时,随着白族研究的不断发展,白族的考古学研究、白族的语言学研究、白族的人类学研究、南诏大理国史研究、白族历史文化研究等领域均取得了新的突破和发展,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研究成果。白族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出版和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对包括白族的起源与形成,南诏、大理国历史,白族经济、宗教、文化、社会、文学、语言、婚姻、家庭、饮食、服饰、风俗、雕刻、绘画、建筑、艺术、音乐、舞蹈、道德、风尚等问题进行讨论,发表意见。这些研究成果极大地拓展了白族历史文化研究的领域,丰富了白族研究的内容,促进了白族研究向着广度和深度不断推进,将白族历史文化的研究提高到理论上的分析和探讨。

白族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博大精深,底蕴深厚。^①从19世纪中后期,西方学者开始“研究”南诏、大理国史开始,至今已有百余年。在这百

^① 参见赵寅松主编《白族研究百年·序》,第11页,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

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中、西方学者对白族历史文化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探索，出版和发表了一大批优秀的研究成果。在白族历史文化研究已经走过百余年历史的今天，在白族历史文化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的时候，对近百年来白族研究成果进行总结，有利于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白族的历史文化打下坚实的基础，对于推进白族研究的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通过对白族文化学术史的回顾，对百余年来白族文化学术史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厘清白族历史文化的发展历程，对于弘扬白族历史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促进白族文化的发展，促进白族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已经有学者对白族历史文化研究及其白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具体问题进行过整理和评述。1991年，杨仲录等主编的《南诏文化论》出版，该书汇集了我 国 20 世纪下半期研究南诏历史文化的 37 篇代表性论文，书中附录蒋原编辑的《南诏文化论著要目索引（1936~1988）》是研究白族历史文化的重要参考书籍。2008年4月，赵寅松主编的《白族研究百年》（四卷）由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书中不仅收录了有关白族历史研究的重要论著，而且在第四卷末附录《白族研究百年论著要目索引》，收录了从 1912 年~2006 年研究白族历史文化的重要专著和论文索引，为梳理和研究白族历史文化的学术史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同时，不少学者对白族研究的相关问题，包括白族的起源和形成、南诏国史、大理国史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析和综述。如林涓的《白族形成问题研究概述》是一篇专门对白族起源和形成问题研究的综述性论文。文章系统总结了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学术界对白族起源和形成问题的研究成果，将学界对白族族源研究中最具分歧和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分为“乌蛮与白蛮问题”、“白族来源问题”、“白族形成的时间问题”、“白族化问题”四个方面，介绍了学者在各个方面的研究成果，系统归纳了各学者的主要观点和见解。^①日本学者林谦一郎在其博士论文《白族的形成及其对周围民族的影响》一书中分 1970 年以前和 1970 年以后两个时期，系统梳理了各个时期中外学者对

① 林涓：《白族形成问题研究概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 年第 4 期。

白族起源和形成问题进行研究的情况,介绍了这一课题研究领域的主要成果和代表性观点,尤其对日本学者牧野巽、铃木俊、曾我部静雄、松本信广、藤泽义美、白鸟芳郎等的研究成果进行评述,分析总结了日本学者研究白族形成问题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不足。^①林超民教授在《白族形成问题新探》一文中,回顾了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术界开始研究白族起源和形成问题,一直到目前为止,有关白族形成问题的研究历程,并对该专题最具代表性的观点进行概括性介绍和述评。^②施立卓的《白族族源大讨论的回眸》一文简要介绍了研究白族形成问题的发展历程,对20世纪50年代云南学术界关于白族起源和形成问题展开的讨论与争鸣进行系统的梳理,评介了学者对这一专题的研究观点。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管彦波发表《百余年来的南诏史研究评述》一文,对20世纪以来的南诏史研究进行评述,并将南诏史研究的重点分为南诏王室族属问题研究、南诏社会性质与政治制度研究、南诏民族关系研究、南诏宗教史研究和南诏文化研究几个专题,分别梳理了各个领域的主要成果和代表性观点。^③与此同时,在一些有关西南民族历史研究的综述文章及相关论文里,也对白族历史文化的研究有所概述。如方铁的《40年来我国西南民族史研究情况综述》,胡阳全的《近十余年傣人族属研究综述》、《近十余年云南少数民族族源研究综述》、《近年国内白族研究概述》,龙晓燕、王文光的《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李绍明的《西南民族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赵鸿昌的《大理国史研究综述》、《南诏史研究述略》,杨永福的《“乌蛮”问题研究概述》等。上述这些述评和介绍为研究白族历史文化的学术史提供了重要线索,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

毋庸置疑,这些研究为本书的写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目前的研究大都只是对白族文化研究及相关问题的一般性梳理,尚未对白族历史文化的学术历程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和探索。这就为本选题的研究留有了较大

① [日]林谦一郎:《白族的形成及其对周围民族的影响》,云南大学1995年博士论文打印稿。

② 林超民:《白族形成问题新探》,载林超民主编《民族学评论》第二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 管彦波:《百余年来的南诏史研究评述》,载《中国民族研究年鉴2005年》,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

的空间。因此,本书拟对白族历史文化学术史进行专题研究,系统梳理白族研究的学术发展历程,分析本专题研究的重要成果、表现特征和学术价值,探讨本专题研究的成就与不足。以时间为经,以专题为纬,通过梳理白族研究的重要专题,包括白族的考古学研究,白族的起源和形成问题研究,南诏、大理国史研究,白族的语言学研究,人类学视野下的白族文化研究,白族的历史文化研究的学术历程,能起到一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进而推动白族研究的学术史研究和白族历史文化研究的新发展。

白族历史文化的学术史研究是一个具有一定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选题。白族研究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百余年的研究历程中,对白族历史文化各专题的研究仍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难题,有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要总结百余年的学术史,提出个人见解,对自己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然而,即便无法达到预期目标,这一研究过程对自己不失为一个极有价值的经验,亦可为本课题的推进铺垫沙石、构筑路基。限于自身学养,本文疏漏之处尚多,恳请读者与方家教正,以期进一步修正完善。